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南部新書 第八卷 南部新書辛

三餘之士，具慶之下，多避憂，闕除則皆不受，對易於他人。大歷來，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，無錢起、郎士元詩祖送者，時論鄙之。

海內溫湯甚眾，有新豐驪山湯、藍田石門湯、岐州鳳泉湯、同州北山湯、河南陸渾湯、汝州廣城湯、兗州乾封湯、荊州沙河湯，此等諸湯，皆知名之湯也，並能愈疾。驪山湯甫爾京邑，帝王時所遊幸。玄宗於驪山置華清宮，每年十月輿駕自京而出，至春乃還。百官羽衛，並諸方朝集，商賈繁會，裡閭闐咽焉。山上起朝元閣，上常登眺，命群臣賦詩，正字劉飛詩最清拔，蒙賞之。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己，出為一尉，竟不入而卒，士子冤之。喪亂以來，湯所館殿鞠為茂草。《博物志》云：「水源有石硫黃，其泉則溫。」天下山泉，由土石滋潤，蓄而成泉耳。如硫黃煎鑠，久久理當焦渴。湯之處皆不出硫黃，有硫黃之所，不聞有湯，事可明矣。

盧常侍牧廬江日，相座囑一曹生，令署郡職，不免奉之。曹悅營妓名丹霞，盧阻而不許。會餞朝客於短亭，曹獻詩云：「拜玉亭間送客忙，此時孤恨感離鄉。尋思往歲絕纓事，肯向朱門泣夜長。」盧演為長句，和而勸之曰：「桑扈交飛百舌忙，祖亭聞樂倍思鄉。樽前有恨慚卑宦，席上無聊愛靚妝。莫為狂花迷眼界，須求真理定心王。游蜂彩掇何時已，卻恐多言議短長。」令丹霞改令罰曹，霞乃號為《怨胡天》，以曹狀貌甚胡。滿座歡笑，盧乃日丹霞為怨胡天。

有范師姨者，知人休咎，為顏魯公妻黨。顏嘗問之：「官階盡得五品否？」范笑曰：「鄰於一品。顏郎所望，何其卑也。」顏曰：「官階盡得五品，身著緋衣，帶銀魚，兒子補齋郎，餘之滿望也。」范指座上紫絲食單曰：「顏郎衫色如是。」

吳行魯尚書，彭城人。少年事內官西門思恭，小心畏慎，每夜嘗為溫溺器以奉之，深得中尉之意。一日當為中尉洗足，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，曰：「如此文理，爭教不作軍容使。」行魯拜曰：「此亦無憑。」西門曰：「何也？」魯曰：「若其然者，某亦有之，何為常執僕廝之役？」乃脫履覆之。西門嗟歎謂曰：「汝但忠孝，我當為汝成之。」後為川帥。

元萬頃為遼東道管記，作檄文譏議高麗，曰：「不知守鴨綠之險。」莫之離報云：「謹聞命矣。」遂移兵守之。萬頃坐是流於嶺南。

駙馬韋保衡之為相，以厚承恩澤，大張權勢。及敗，長安市兒忽競彩戲，謂之「打圍」。不旬餘，韋禍及。

呂衡州溫，祖廷，父謂，俱有盛名，重任。而呂氏家風，先世碑誌，不假於人，皆子孫自撰，云：「欲傳慶善於信詞，做文學之荒墜也。」

柳芳，上元中為史臣，得罪竄逐黔中。時高力士亦徙巫州，因相遇，為芳言禁中事，芳因論次其事，號曰《問高力士》。後著唐歷，此書不復出。

開元皇帝初即位，曾醉中殺一人，自此覆杯，四十年不嘗酒味。

真定帥王公，一日攜諸子入趙州院，坐而問曰：「大王會麼？」王曰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自小持齋身已老，見人無力下禪牀。」王公尤加禮重。翌日令客將傳語，師下禪牀受之。侍者問：「和尚見大王來，不下禪牀；今日軍將來，為甚麼卻下禪牀？」師云：「非汝所知。第一等人來，禪牀上接；中等人來，下禪牀接；末等人來，三門外接。」

端州已南，三日一市，謂之「趁虛」。

南中解毒藥，謂之「吉財」。俗云：「昔人遇毒，其奴吉財得是藥，與其主服，遂解，因名之。」又諺曰：「秋收稻，夏收頭。」即婦人歲以截發而貨，以為常也。

長沙岑和尚，因問話蹋倒仰山，仰山曰：「直下是個大蟲。」自此諸方號岑山為大蟲。長沙嗣南泉，法名景岑也。

安邑縣北門，縣人云：「有一蠍如琵琶大，每出來不毒人，人猶是恐，其靈積年也。」

呂太一為戶部員外郎。戶部與吏部鄰司，時吏部移牒，令戶部於牆宇自豎棘，以備銓院之交通。太一答曰：「眷彼吏部，銓總之司，當須簡要請通，何必豎籬種棘。」省中賞其清俊。

開元二十七年，明州人陳藏器撰《本草拾遺》云：「人肉治羸疾。」自是閭閻相效割股，於今尚之。

開元二十八年，天下無事，海內雄富。行者雖適萬里，不持寸刃，不齎一錢。

開元二年，以江寧縣置金陵郡。

天寶四載，改尚書無頗字為陂。

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紹也，燎炬列燄，槐樹多死，永隆二年七月也。

上元二年，制敕始用黃紙。

李客師為大將軍，即靖之弟也。好從禽，人謂之「鳥賊」。

貞觀末，吐番獻金鵝，可盛酒三斗。

景雲二年，除賀拔嗣河西節度使，節度使自此始。

楊妃本壽王妃。開元十八年，度為道士入內。

裴子羽為下邳令，張靖為縣丞，二人俱有聲氣，而善言語。論事移時，人吏竊相謂曰：「縣官甚不和。長官稱兩，贊府道晴，終日如此，非不和乎？」

玄宗嘗召王元寶，問其家財多少？對曰：「臣請以絹一匹係陛下南山樹，樹盡臣絹未窮。」又玄宗御舍元殿，望南山，見一白龍橫瓦山間，問左右，皆言不見，令急召元寶問之。元寶曰：「見一白物橫在山頂，不辯其狀。」左右貴臣啟曰：「何則臣等不見？」玄宗曰：「我聞至富可敵貴，朕天下之貴，元寶天下之富。」元寶又年老好戲謔，出人市裡，為人所知。以錢文有「元寶」字，因呼錢為王老，盛流於時矣。

河滿子者，蜀中樂工。將就刑，獻此曲而不免。當時雲一聲去也。又《北史》，隋樂人王令言，嘗臥於室內，其子以琵琶於戶外彈作《翻調安公子》。令言驚起問曰：「此曲有來遠近？」子曰：「頃來有之。」令言流涕曰：「帝往江東，當不反矣。」子問之，答曰：「此曲宮聲，往而不反。宮，君也。吾所以知之。」尋有江都之變。

江南無野狐，江北無鷓鴣，舊說也。晉天福甲辰歲，公安縣滄渚民家，犬逐一婦人，登木而墜，為犬齧死，乃老狐也，尾長七八尺。則邱首之妖，江南不謂無也，但稀有耳。蜀中彭、漢、邛、蜀絕無，唯山郡往往而有，裡人號為野犬。更有黑腰、尾長、頭黑、腰間焦黃，或於村落鳴，則有不祥事。

鶴瘡人血能療。又說三世則可，唯洛中胡盧生爾。

鄭珏第十九，應進士，十九年及第，十九人及第，十九年後入相。子邁，太平興國中任正郎。

冀王朱友謙鎮河中，常以一鐵球杖晝夜為從，遇怒者擊而斃之。有愛姬，極專房，因其夫人之誕日，作珠翠衣以獻。夫人拒而不納，姬乃發怒，悉焚之。友謙忽聞其臭，詢之得實。至暮，遂命其姬三杯後責人喝起，而球杖破腦矣。

洛陽鄭生，丞相楊武之後也。家藏書法數十軸，賈君常得遍閱。其尤異者，晉衛瓘上晉武帝啟事，紙尾有批答處。又有太宗在遼東與宮人手敕，言軍國事一取皇太子處置。其翰真草半，字有不用者，皆濃墨涂殺，圓如棋子，不可尋認。復有歐陽率更為皇太子起草表本，不言太子諱，稱臣某叩頭頓首。書甚端謹，然多塗改，於紙末別標「臣詢呈本」四字。

姚峴為於□陝州掾，不勝其虐。與其弟泛舟於河，遂自投而死。

光化四年正月，宴於保寧殿，上自製曲，名曰《贊成功》。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，帝反正，乃製曲以褒之，仍作《樊噲排君難戲》以樂焉。

孟雲之詩，祖述沈千運。

景雲三年八月十七日，東方有流星，出五車至上台，又歲星犯左執法。時侍中竇懷貞請罷所職為安國寺奴。罷職從之，為寺奴不許。

章八元嘗於郵亭偶題數言，蓋激楚之調也。會嚴維至驛，問元曰：「汝能從我學詩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少頃遂發，元已辭家。維大異之，乃親指喻。數年間，元擢第。

巨勝者，元秋之沉雲也。茯苓者，縫晨之伏胎也。

蘇渙本不平者，善放白弩，巴中號為「弩跖」，人患之。比壯年後，自知非，變節從學。鄉賦擢第，累遷至侍御史，佐湖南幕。崔中丞遇害，渙遂逾嶺扇動。

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峰，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。周迴十餘里，泉石之美，冠於一山。北岩之上，有瀑泉流注谷中，溉良田數十頃。至今子孫猶存，為司空之莊耳。

建中年中，大林國貢火精劍。其國有山，方數百里，上出神鐵，以其有瘴毒，不可輕採取。若中國之有明君，此鐵自流出，煉之為劍，有光如電，切金玉如泥。以朽木磨之，則生煙燄；以金石擊之，則火光迸溢。德宗之將幸奉天，自攜火精劍，出於殿內，遂以劍斲檻上鐵狻猊，應手而碎。及乘輿遇夜，侍從皆見，上仗之，有數日光明。

羅浮甘子，其味愈常品。開元中，始有僧種於樓寺，其後常資獻進。玄宗幸蜀、德宗幸奉天之時，皆不結實。

婆娑石，一名婆薩石。《靈台記》云：「質多者，味甜，無毒，性溫，療一切蟲毒及諸丹石毒腫毒□折。」此石出西蕃山中，澗中有盤，形狀礪碗，大小不常，色如瓜皮，青綠黑斑，有星者為上。似嵩山礪石，斑不至煥爛者，為中。色如滑石徽黃輕者，為下。但以人血拭之，羊雞血磨，一如乳，似覺羶為妙。西番以為防身之寶，辟諸毒也。

封抱一任櫟陽尉，有客過之，既短又患眼及鼻塞。抱一用《千字文》作語嘲之，詩曰：「面作天地玄，鼻為雁門紫。既無左達丞，何勞罔談彼。」

崔郢為京尹日，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，崔乘酒突飲，眾人皆延之。時譙公夏侯孜為戶部使，問曰：「伊曾任給舍否？」崔曰：「無。」譙公曰：「若不曾任給舍，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席。」命酒□來惡下籌，且吃罰爵。取三大器引滿引之，良久方起。決引馬將軍至斃，崔出為賓客分司。

陸相扈出典夷陵時，有士子修謁，相國與之從容。因酒酌勸，此子辭曰：「天性不飲。」相國曰：「誠如所言，已校五分矣。」蓋平生侮吝，各有十分，不為酒困，自然減半矣。

盧詹尚書任吏部，押官告楷署其名，字體適麗，時謂之「真書盧家」。

袁象先之子蟻，初自大理評事除戶部郎中，未幾遷宣徽使，不週載，拜宣武軍節度使。